

精鈔  
大字

隨

園

全

集

新齋諧

三

楚辭集卷之四

木箍頸

莊怡園在閩東。見獵戶有以木板箍其頸者。怪而問之。曰：我兄弟二人。方馳馬出獵。行大野中。忽見一人。長三尺許。白鬚幅巾。揖於馬前。兄問何人。搔手不語。但以口吹其馬。馬驚不行。兄怒。抽箭射之。其人奔竄。兄逐之。久而不返。我往尋兄。至一大樹下。兄仆於地。頸長數尺。呼之不醒。我方驚惶。幅巾人從樹中出。又張口吹我。我覺頸癢難耐。搔之。隨手而長。蠕蠕然。若變作蛇。頸者急抱頸馳馬逃歸。始免於死。然頸已瘡廢。不能振起。故以木板箍之。而加鐵馬。或曰：此三尺許人。乃水木之精。游光畢方類也。能呼其名。則不為害。見抱朴子。

掘塚奇報

杭州朱某。以發塚起家。聚其徒六七十人。每夜深昏黑。便持鋤四出。嫌所掘者多枯骨。少金銀。乃設凡盤。預卜其藏。一日。岳王降壇。曰：汝發塚取死人財。罪浮於盜賊。再不悛改。吾將斬汝。朱大駭。自此歇業年餘。其黨無所歸。乃誘其再禱於凡神。以試之。如其言。又一神降曰：我西湖水仙也。保叔塔下有石井。井西有富人墳。可掘得千金。朱大喜。與其徒持鋤往。過石井不得。正徘徊間。若有耳語者。曰：塔西柳樹下。非井耶。視之。已填枯井也。掘三四尺。得大石槩。長闊異常。與其黨六七

俗傳張天師不過歸安縣云前朝歸安知縣某到任半年與妻同宿夜半聞撞門聲知縣起視之少頃登牀謂妻曰風掃門耳無他異也其妻認為己天仍與同卧而時覺其體有腥氣疑而未言然自此歸安大治獄訟之事判若神明數年後張天師過歸安知縣不敢迎謁天師曰此縣有妖氣令人召知縣妻問曰爾記某年月日有夜撞門之事乎曰有之曰現在之夫非爾夫也乃黑魚精也爾之前夫已干撞門時為所食矣妻大駭即求天師報仇天師登壇作法得大黑魚長數丈俯伏壇下天師曰爾罪當斬姑念作令時頗有善政特免汝死乃取大甕囚魚符封其口埋之大堂以土築公案鎮之魚乞哀天師曰待我再過此則釋汝天師自此不復過歸安云

### 張憶娘

蘇州名妓張憶娘色藝冠時與將姓者素交好將故巨室花朝月夕與憶娘遊觀音靈巖等山輒並轡而行憶娘素明慧欲託身于將而將姬媵絕多不甚屬意因與徽州陳通判者有終身之託陳娶過門將不得再通大恚百計離間之誣控以姦拐憶娘不得已度為比丘衣食猶資于陳將更使人要而絕之憶娘貧窘自縊而亡居亡何將早起進粥忽頭暈氣絕至一官衙二弓丁掖之前旁有人呼曰將某汝事浪半年後始訊何遽至此呼者之面貌乃將平日門下奔走士也曾遣以間憶娘者死三年矣將驚醒自此精氣恍惚飲食少進有元妙觀道士張某精法律為築壇持咒作禳解法三日後道士曰冤魄已到我不審其姓氏試取大鏡發以明水當有一女子現形

召家人視之。死然憶娘也。道士曰：吾所能力制者，妖孽狐狸之類。今男女竟違，非吾所能驅除。竟拂衣去。將為憶娘作七晝夜道場，意欲超度之。卒不能遣。延蘇州名醫葉天士，贈以千金。藥未至，口便見纖纖白手，按覆之。或無故自潑于地。將病益增。六年而沒。將氏從孫漪園，猶藏憶娘小照，戴烏紗髻，著天青羅裙，眉目秀媚，以左手簪花而笑。為當時楊子鶴筆也。

### 飛星入南斗

蘇松道韓青巖，通天文。嘗為予言：辛寶山時，六月捕蝗，至野田中，四鼓起座，胡床督率書役。見客星飛入南斗。私記占驗書，見此災者，一月之內，當暴亡。法宜剪髮寸許，東西禹步三匝，便可移禍。他人兩時，我即麾去書役，依法行之。居亡何，署中司書記者李某，無故以小刀刮腹而死。我竟無恙。李乃我薦卷門生，年少能文，不料為我替災，心為悵然。余戲謂韓曰：公言占驗之術固神矣。然如我輩全不知天文，往往夜座見飛星來往甚多，倘有入南斗者，竟不知厭勝法，為之奈何。曰：君輩不知天文者，雖見飛星入南斗亦無害。余曰：然則公又何苦知天文？多此一事，而自禍禍人耶？韓大笑，不能答。

### 楊妃見夢

康熙間，蘇州汪山樵先生諱俊，選陝西興平縣，宿馬嵬驛中。夢一女子，容貌絕世，明璫翠羽，投牒而言曰：妾有墓地為人所侵，幸明府哀而察之。汪驚醒，詢土人曰：此間惟有楊娘娘墓道。唐時改

墓後。其址原有數十畝。寬自宋明以來。為樵牧所侵。漸無餘地。汪為清理。果有舊碑。記存墓側。土中題大唐普妃楊氏墓。乃為別置界石。兼買樹百株。植其上。春秋設二祭焉。

### 曹能始記前生

明李曹能始先生登進士後。過僊霞嶺。山光水色。恍如前世所遊。暮宿旅店。聞隣家有婦哭甚哀。問之曰。為其夫作二十周年耳。詢其死年月日。即先生之生年月日也。遂入其家。歷舉某屋某徑。毫髮不爽。其家環鴛。共來審視。曹亦淒然。涕下曰。某書屋內有南向竹樹數十株。我尚有文稿。未終篇者。未知猶存否。其家曰。自主人捐館後。恐夫人見書室而神傷。故至今猶闔鎖也。曹命開之。則塵凝數寸。遺稿亂書。宛然具在。惟前妻已白髮盈頭。不可復認矣。曹以家財分半與之。俾終餘年。余按文苑英華。白敏中書滑州太守。崔彥武事。崔記前生為杜明福妻。騎馬直抵杜家。而明福老矣。乃說舊事。取所藏金釵于垣中。施宅為寺。號明福寺。與此相類。

### 江南客寓

滌齋先生為諸生時。在京師賈家衞街。有店號江南客寓。廳屋三間。中一間甚潔。佳者絕少。先生居之。了無他異。一日外出。託所親某管其衣物。夜睡至三鼓。忽室內盡明。時並無燈燭。所親駭。揭帳視之。見一長人黑面。手提其頭。血淋漓。對面直立不動。呼曰。爾何得居此。所親狂奔出告店主。主人曰。此屋素不安靜。爾乃必欲居之。奈何。次日。先生歸告之。故先生曰。此必有鬼。欲伸冤耳。我

在此何不現形耶。大書一狀向空焚之。以為爾果有冤。當于今晚赴訴。是夕先生復睡。未一更所見果如所說。但持一血頭跪而不立。先生問何人。何克持頭者。以手指口。竟無一語。次日亦不復見。先生又常于園中月下見黑物一團。大如浴盆。追奔樹下。以脚躡之。隨脚而滅。次日視其數機。黑如烟煤。并足皆黑。

### 荆波宛在

本朝佟國相。巡撫甘肅。按站行至伏羌縣。夢神呼云。速走走。佟不以為意。次晚夢如初。且云。欲報我恩。但記荆波宛在可耳。佟驚起。坐走三日。而伏羌縣沉為湖。卒不解救者為何神。後出巡至建昌野渡。有關公廟。上書荆波宛在四字。佟入拜謁。大為修葺。今煥然猶存。

### 馮侍御

馮侍御靜山居京師永光寺西街。改造書屋。掘地得黑漆棺。為改遷之。夜夢人投牒訴冤。馮時巡西城夢中取牒閱之。告勢官掘棺事。即己之姓名也。驚醒得疾。疾革時。夫人聞房中笑語聲。以為病有起色。往視之。見黑衣人素不相識者。坐床上。一閃而滅。侍御謂夫人曰。此人吾鄰也。曾作運糧守備。運餉至京師。卒棺厝于永光寺前街僧寺中。迫近吾家。而吾不知。今聞我亦有行期。故來相約耳。可燒紙錢助其冥資。夫人遣人至前街蹤跡。棺識宛然。知先生之終不起也。

### 藥師父

崑山徐大司寇之子徐冠卿幼時號樂師父以其曾斃死一業師也業師周姓號雲核父司寇聘前一日夢巨蟒以口吐紅丸逼令嚙之腸痛而醒就聘于徐督冠卿嚴冠卿素俠達嘗責尤其冠卿與僕謀置斃于飯食之而卒後冠卿為翰林不得志詩文多怨誹為人所構就鞫刑部見左司楊景震大罵曰吾死矣吾初見時儼然周先生也次日復訊各家俱以司寇之子稍加憐恤楊獨怒鞫批其頰數十下遂左右隆定以斬決獄上即刑楊為監斬官其家訪之楊景震之生年月日即周先生之死年月日也或告之楊楊大笑曰豈有是哉使吾早知此語轉當屈法以救之矣此與太平廣記載王武俊事同

### 莊秀才

通州莊孝廉成戊午舉人少年貌美其佃戶有女悅之竟以成疾臨卒謂其父曰吾為莊秀才死也吾思嫁莊秀才自念門戶寒賤事必不成故鬱鬱成病今雖死此意當為致之秀才則目瞑矣其父急告莊莊往視而氣已絕莊赴秋闈遇女子于淮新橋宛然如生入闈一切炊飯烹茶之事見女子身為執役是年登第每有遠行則女子必至莊怖之為置神主祭于家書亡妾某氏見女子來拜謝自此絕矣

### 諂諂幽人

通州李臬司諱王鉉丙戌進士少時好鍊筆錄忽一日筆于空中書曰敬我我助汝功名李再拜

祀以姓字。嗣後文社之事題下。則聽筆之所為。尤能作擘窠大字。求者輒與。李敬奉其至。家事外事。咨之而行。靡不如意。社中能文者。每讀李作。嘆其筆意大類錢吉士。錢吉士者。前朝翰林錢熹也。李私問筆神。答曰是也。自後里中人來扶乩者。多以錢先生呼之。筆神遇題跋。落款不書姓名。但書鵲謁幽人四字。李舉孝廉。成進士。筆神之力居多。後官臬司。神助之決獄。郡中以為神。李公乞歸。神與俱。李他出。其子弟事神不敬。神怒。投書作別而去。余與李公之子方膺。同官交好。絕不向余道隼字。方膺卒後。臬司同年能滌齋太史。為余言之。并云方膺深諱其事。蓋忤神者。即方膺也。

### 僵屍求食

武林錢塘門內。有更樓。雇更夫擊柝。表裏巡邏。大眾斂貲為之。由來舊矣。康熙五十六年夏。更夫任三者。巡巷外路。過小廟。每至二更。聞柝聲。則有一人從廟中出。踉蹌捷走。漏五下。則先柝聲入廟。如是者屢矣。任三疑廟中僧有邪約。將伺之。為詐酒肉計。次日。月明如晝。見其人面枯黑如腊。目眶深陷。兩肩挂銀錠而行。窸窣有聲。出入如前。任三知為僵屍。因山門之內。停有舊櫬。積塵于許。詢諸僧人云。其師祖時。不知誰何氏所寄厝者也。與儕輩語及之。其中黠者曰。吾聞鬼畏赤豆。鐵屑及米子。備此三物。升許。伺其破棺出。潛取以繞棺之四周。則彼不能入矣。如其言。購買三物。待夜二更。屍復出。伺其去遠。攜燈入視。見棺後方板一塊。俗語所謂和頭者。掀在地中。空空無

所有乃取三物繞棺而密洒之事畢徑歸臥更樓上至五更有厲聲呼任三爺者任問為誰曰我山門內之長眠者無子孫久不得血食故出外營求以救腹餒今為爾所魘不能入棺吾其死矣可急起將亦且銖屑拂去之任懼不敢答又呼曰我與爾何仇何苦為此虐耶任念與彼解圍之後彼殺我而後入何以禦之終不答雞初鳴鬼哀懇繼以詈罵久之寂然明日過樓下者見有屍僵卧乃告眾鳴官以屍還諸棺而火焚之一方得甯

### 僵屍貪財受累

紹興王生某食錄有年村中富家延之為師因屋宇秋隘適相距里許有新室未售者遂買使居且曰家中梅樞木盡學徒暨館童輩明晨進館先生一夜獨眠能無懼乎王自負胆壯且新室也何畏之有乃命童携茗引至書齋王周視室內畢復至門前徙倚時已夜矣月色大明見山下燭火熒熒趨往視之光出一白木棺中王念此鬼燐耶色宜碧而骸帶微赤得無為金銀氣乎憶智囊所載有胡人數輩凶服輿榘而蒿塋城外者捕人跡之榘中皆黃白也此棺毋乃類是幸無人可攫而取也遂取石塊擊去其釘從棺後推卸其蓋則赫然一屍面青紫而腹膨亨麻冕草履越俗凡父母在堂而子先亡者例以此殮王愕然退縮每一縮則屍一躍再縮而屍蹶然起王盡力狂奔屍自後追之王入戶登樓閉門下鍵喘息甫定疑屍已去開窗視之窗啟而屍昂首大喜從外躍入連扣門不得入忽大聲悲呼三呼而諸門洞開若有啟之者遂登樓王無奈何持木棍待

之屍甫上即擊以棍中其肩所挂銀錠散落于地屍俯而拾取王趨其僂僕時儘力推之屍滾樓下旋聞雞啼從此寂無聲響矣明日視之屍跌傷腿骨橫卧于地遂召衆人扛而焚之王嘆曰我以貪故招屍上樓屍以貪故被人燒毀鬼尚不可貪而况于人乎。

### 宋荔裳受惡土地之累

宋荔裳為山東臬使族子某素不肖與總兵于七飲博為姦于七者前明末年山東土寇降本朝者也雖為總戎怙惡不悛人以族子事告公公怒曰如此必為家門之禍俟其歸且縛至祠堂杖殺之某聞之逃至德州夜宿土地廟中夢土地神曰汝母怖大富貴至矣現在于七謀反汝可速往京師赴提督處出首且曰某地中埋有百金可取為路費族子掘地果得金大喜以怨其叔故遂赴提督處並誣其叔與于七通謀以故荔裳被逮入獄未十日于七果反族子以首報之功受賞荔裳牽累入獄旋亦超雪。

### 陸夫人

某方伯夫人陸氏尚書裴文達公之乾女也文達公薨後夫人病夢有大輜在瓦屋上行來前立青衣者呼曰裴大人命來相請夫人登輜冉冉在雲中行至一大廟正殿巍我旁有小屋甚潔文達公科頭衣繭紬袍二童侍几上卷案甚多謂夫人曰知汝病之所由來耶此前生孽也夫人跽而請曰乾爺有力能為女兒解免否文達公曰此處西廂房有一婦人現卧床上汝往扶之能扶起

則病可治。否則我亦不能救汝。命小童引夫人往西廂房。果有抽垂床。施大紅綾帳。被褥甚華。中卧亦身女屍。兩目瞪視。無一言。夫人扶之。手力盡矣。卒不起。歸告文達公。公曰。汝孽難消。可還家。託張天師打醮。以解穰之。但天師近日心粗。祿亦將盡。某月日。替蘇州顧懋德家作齋文。錯字甚多。上帝頗怒。奈何。夫人驚醒。適天師在京。遂以此言告之。天師檢顧家齋表稿中。果有悞字。法官所寫也。心為驚悸。未幾夫人亡。天師亦亡。天師名存義。顧懋德者。辛未進士。官禮部郎中。

### 牛頭大王

溧陽村民莊光裕。夢一怪。頭上生角。敲門而進。謂曰。我牛頭大王也。上帝命血食此方。汝塑像祀我。必有福應。莊醒。告知村農。村方病疫。皆曰。甯可信其有。糾錢數十千起。三間草屋。塑牛頭而人。身者坐焉。嗣後疫病盡痊。求子者頗效。香火大盛。如是數年。村間周蠻子兒出痘。到廟先具牲牢祀神。再擲卦大吉。周喜許演戲為謝。未竟日。兒竟死。周怒曰。我靠兒子耕田養我。兒死不如我死。率其妻持鋤起。撞牛頭。碎其身。毀其廟。合村大驚。以為必有奇禍。自此寂然。牛頭神亦不知何往。

### 水定菴牡丹

江甯二尹。汪公易堂。訪友古北口。路憩水定菴。菴中牡丹盛開。花大如斗。汪近前賞玩。菴僧戒勿折花。花有妖。能為禍。汪素剛。笑曰。我本不折花。既云有妖。當折而試之。以手摘之花。左右旋轉。堅如牛筋。竟不能斷。取所佩刀。截之花。未斷。而拇指傷。血泚泚下。汪慙且怒。以袍袖裹血。忍痛不言。

乃左手碎花頭。而右手以刀截其根。竟斫一枝歸。甌瓶中。夸于人曰。我今日獲汝妖矣。將購藥醫手創。細視之。並無刀痕。袍袖上亦無血跡。

### 烏臺

粵東肇慶府。即古端州。孝肅舊治也。大堂暖閣後。有黑井。覆以鐵板。為出入所。必經相傳。包公納妖于井。俗有包收盧放馬成湖之謠。謂太守遇盧姓。則妖出。遇馬姓。則井溢也。然千百年來。亦從無此二姓為守者。署東有高樓。號稱烏臺。俗謂包公聽斷妖鬼。皆坐此臺。四面磚石封固。啟則為崇。凡太守履任。必祀以少牢。無敢啟視者。前任安守。有官厨人某。酒醉登樓。擣搗瓦。窺之。見臺中有三王堆。品字排列。如小墳狀。中間小樹一株。枝青葉綠。此外一無他物。方瞪視間。有黑氣衝起。厨人自樓巔滾跌于地。顛汗交作。僅能言所見。至夕狂叫而死。越日。安公暴卒。瘋狂。鞭撲其妻。竟至身死。又手刃其愛妾。以此落職。獲譴。越兩任後。弟香亭出守。是郡。家信來為言。若此。余聞而大怒。寄信云。此說荒唐可也。若真有其事。則樓神不法甚矣。斫非包公舊迹。弟何不折而焚之。

### 見娘堡

順治乙酉。王師破建昌。明益玉遁去。長史劉某。吳下人也。逃山中。不知所往。其子夢蕭。從吳門赴考。歸有恙。尋親時。藩府荒地。莫可蹤跡。乃禱于盱江張令公祠。夢神書石滌二字。與之。醒而傍

惶不知何地。遇一尼告曰：石滌在廣闊之郊，阻兵難行，幸有曲徑，七日可達。如其言，歷盡危險，竟至其地。父母依村農姚氏居焉。母子相持而泣，父已死矣。乃持喪奉母而歸。所居村名見娘堡，名已奇矣。尤奇者，長史避難時攜家譜一冊自隨，戊子歲其母聞窅卒聲，出自匣中，以為鼠也，啟視無有，閉則復然。一日見緋衣人數輩，冉冉從篋中走出，益大驚。逾時而孝子至此，事載姜西溟文集。中韓尚書爰為之表墓。

### 鬼糊塗

乾隆二十九年，京師有無賴子韓六，毆傷其父，刑部審明下獄，擬斬。侍郎某以所毆非致命處，意欲減等發落。大司寇秦公奏名分所闕，理宜正法奉旨依議。遣刑部司獄司李懷中監斬。後三日，鬼附李身，口稱諸大人業已寬我，而汝來斬我，我死不甘，故來索命。聞者駭然，以為此鬼糊塗，然而李竟不起。

### 鬼執利

張八郎有所懽婢，婚後棄之，婢幽怨成疾，臨死曰：我不饒八郎，語畢氣絕。忽又張目曰：八郎運其旺，不能報仇，我捉八奶奶也是一樣。未二年，八郎夫人竟以產亡。

### 鬼相思

岳州張某號鬼三爺，以其行三為鬼所生故也。父某府學廩生，妻陳氏有色，忽憑妖，自稱鄖陽小

神白晝現形與之交接。張雖同牀無故自離。若有枯其手足者。其家遍請符錄毫無效驗。三月後陳氏交胎生子。空中羣鬼啾啾爭來作賀。擲下紙錢無數。張忿甚。將到龍虎山求救于天師。忽一日小神踉蹌來。汗如雨下。語其妻曰。吾幾闖禍。昨夜入汝隣毛家偷其金盆。被他家所挂鍾馗拔劍相逐。我懼為所傷。不得已急走。將金盆擲在巷西池塘中。脫逃來此。汝速具酒替我壓驚。次日妻告張。張往毛府刺探。果失金盆。合家喧吵。將控官捉賊。張止之曰。我有法替汝取來。作何謝我。毛氏大喜曰。果得金盆。憑君取索。張詭作念咒狀。良久喚毛氏家人。徑往塘所。命善泅者入水取之。果得金盆。毛延張上座。問以何物作謝。張笑曰。我讀書人。不受財帛。只須君家收藏書畫。與我一二足矣。其家盡出所藏。張選取文徵明芙蓉一幅。其家覺謝禮太薄。心抱不安。張乃指壁上所挂鍾馗像曰。賜此畫。畫成兩件。何如。毛氏唯唯。張取歸懸空中。小神從此永不再來。但聞園中樹上鬼哀哭三日。人稱鬼相思云。

### 關神世法

康熙癸卯舉人江閩選某縣令。丁憂歸。將起復。時夢有甲士來自稱周倉。服飾如今廟中所塑。而少年無鬚。手持名帖。上寫治年家弟關某頓首。驚醒。大笑。以為關帝行此世法。未幾選山西解梁知縣。往謁武廟。旁塑周倉。果少年無鬚者也。而貌恍如夢中。乃捐俸重修神廟。後竟卒於任所。江公即于九太守之叔。太守為余言。

鄉試彌封

皖江程叔才名思恭。學問博雅。註陳檢討四六得名。以平時好古。不喜時文。其師唐赤子太史。責之曰。科名出身。非此不可。今歲入場之年。汝宜留意。因強之誦讀金陳諸大家文。程唯唯。終非所好。四書體註等書。臨場並不翻閱。康熙戊戌科。江南首題舉賢才。曰馬知賢才而舉之。次題大哉聖人之道。程三場畢。自言首篇頗得意。唐讀之喜曰。頗可望魁。程急取案頭中庸一看。愕然喪氣。嗾曰。不中用了。我只道大哉聖人之道。在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之下。故領題出題。俱承接此二句。今方知是開首第一句。則通身犯下矣。其不中尚復何言。唐亦為之悼嘆。已而榜發。竟中第五名。唐不解何以得售之故。往見主試。將探問之。主試某。故唐公同年。一見笑曰。今年科場中有笑話。兄知否。唐問故曰。皇上有密旨。謂諸生關節。都放在破承領題出題三處。今歲將此三處盡行彌封。故有程某文字領題出題。全行犯下。竟中五魁。將來磨勘。定受參罰。奈何。唐笑而不言。後叔才先生果被吏部磨勘。罰停一科。

兩汪士鉉

順治間徽州汪日衡先生。元旦夢行天榜。會元汪士鉉。先生乃改名應之。竟終身不第。直至康熙某科。汪退谷先生中會元。榜名士鉉。相隔四十餘年。日衡先生死久矣。孫某記乃祖之言。相與嘆造化弄人。亦覺無謂。

雷擊土地

康熙間石埭令汪以炳素與其友林某交好。後林死。為石埭土地神。每夜聞陰陽雖隔。而兩人來往如平生。歡土地私謂汪曰。君家有難。我不敢不告。第告君後。恐我難逃。天譴汪再三問曰。尊堂太夫人。分當雷擊。汪大驚。號泣求救。土地曰。此是前生惡劫。我官卑職小。如何能救。汪泣請不已。神曰。只有一法可救。汝速盡孝養之道。凡太夫人平日一飲一饌。一帳一衣。務使十倍其數。浪費而暴餐之。庶幾祿盡則亡。可以善終。雷雖來無益也。汪如其言。其母果不數年而卒。又三年。天雨。雷果至。繞棺照耀。滿房硫磺氣。卒不下。破屋而出。飛擊土地廟。廟像成泥。

張光熊

直隸張光熊。幼而聰俊。年十八。居西樓讀書。家豪富。多婢妾。而父母範之甚嚴。七月七日。感牛郎織女事。望星而坐。妄想七夕。可有家婢來窺讀書者否。心乍動。見簾外一美女。側身立。喚之不應。少頃。冉冉至。前視之。非家中婢也。問何姓。曰。姓何。問居何處。曰。君之西隣。晨夕見即出入。認即姿貌。故來相就。張喜。即與同榻。此後每夕必至。有家僮伴宿。女謂張曰。小奴不宜在此。可麾令遠宿。聽喚再至。張遣奴。奴不肯。曰。每夜聞即君枕席間。妮妮軟語。疑有別故。老主人命奴調護。即君不敢遠離。張無奈。以其言告女。女曰。毋庸將自困。是夕。奴未睡。被一物攫去。繩縛之。挂西園樹上。奴哀號求。即主救命。女笑曰。伊果知罪。遠避。即赦之。如敢漏洩。被老主人知者。將倍令受苦。奴